

专访拉脱维亚大学孔子学院拉方院长、汉学家贝德高——

“中文和全世界的未来有关”

本报记者 陈静文

孔院之光

贝德高是拉脱维亚独立后第一代汉学家、拉脱维亚中文教学事业奠基人，也曾作为拉脱维亚驻华临时代办（大使级）亲历中拉建交，深耕中文教育与人文交流逾半个世纪。他主持编纂了《汉语拉脱维亚语大词典》，出版了《唐诗选译》《我的中国日记》等著作。2011年出任该国第一所孔子学院——拉脱维亚大学孔子学院拉方院长，培养了一批批中文学习者，曾获“2016年度全球孔子学院先进个人”称号、“孔院之光”致谢铭牌等荣誉。

接受本报采访时，回首数十载人生阅历，他笑着总结道：“我做过教师、外交官、编辑、翻译，就是没做过生意。”

探索漂亮的汉字

贝德高教授今年88岁高龄，已是米寿之年。见面时，他身着枣红色团花纹样盘扣唐装，头戴一顶白色礼拜样式小帽。“贝教授并不是回族人，这身衣服是他几年前在北京买的，他觉得漂亮，后来每逢中国活动都要特意穿戴上。”拉脱维亚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何东告诉记者。一个来自波罗的海之畔的拉脱维亚人，与中文相伴60余载，把汉拉词典编出来，把中国诗词译过去，协助把孔子学院建起来。是什么支撑他一路走来？62年前，贝德高最初的动力仅仅是“汉字很美”。随着一次次踏足中国、与中国人交流、深耕教学翻译，中国慢慢成了他心中的第二故乡。而时至今日，他对这门语言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中文和全世界的未来有关。学好中文、和中国建立关系很重要。”

贝德高最早知道“中国”是在11岁时。1949年10月，他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份报纸，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4年后，他在里加第九图书馆看到一本杂志，上面用俄文和中文讲述着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些汉字方正端凝、架构错落，迥异于拉丁、俄文字母，让贝德高登时产生了好奇心和探索欲：“我很想了解这种漂亮文字的背后是什么。”于是，1964年，贝德高进入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一头扎进汉字字音、字形、声调的世界。当时身边人不理解他的选择，觉得不如学阿拉伯语，未来更有发展。岁月流转，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如今朋友们提起往事，不由得感叹：“你当时的选择好聪明。”在中文世界遨游，对字形之美



今年9月29日，贝德高来到北京参加“孔子学院日”活动，并领取孔子学院外方院长纪念奖章。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供图

的兴趣始终贯穿。在贝德高眼中，汉字不仅用来传达语义，也是用来欣赏的。尤其毛笔书法，字字有气韵、有风骨。那些古人手迹、摩崖石刻、匾额、对联，文字本身就是风景。他尤其难忘有一次观摩一位书法家提笔挥毫，那人双手都会写书法，挥洒自如、自在随心。除了趣味与欣喜，中文学习之路上，自然也充满了困难和挑战。对欧洲学习者来说，中文的四声很难掌握，因为欧洲语言依靠重音辨义，没有绑定音节、区分词义的声调系统。贝德高坦言，外国人说中文，一开口就容易“露馅儿”——

从语音语调到语法语序，母语的影子藏不住。“中文不是背够单词就能过关的语言，我们特别需要中国口语老师。”他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贝德高先后在苏联远东大学和拉脱维亚大学教授中文，是拉脱维亚高校中首位专业中文教师。语言是打开文化之门的钥匙。而中文带他走的路，远不止讲台这一站。

亲眼见证中国巨变

贝德高真正深入认识中国，是在外交和编译的岗位上，在旅途的列车和公路上，在和中国人闲聊的家常里。1991年拉脱维亚恢复独立后，贝德高受邀进入外交部工作，负责亚洲事务。1998年，他作为拉脱维亚驻华临时代办（大使级）来到北京，全权负责筹建拉脱维亚驻中国大使馆。公务之余，他乐于四处走访，感受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坐火车到贵州时，在车站和当地人聊起日子过得怎么样，对方说：“吃穿不成问题。”那是改革开放实行20年后的中国西南。行走中国大地，贝德高去过3次内蒙古、2次新疆，还到过广东、广西、云南、上海……他最喜欢的城市是辽宁大连，因为那里的海、礁石和海岸线很像他的家乡。“如今，中国各地机场星罗棋布，但不少人出行更偏爱平稳快捷的高铁。加上近20万公里高速公路，中国的陆路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多数欧洲国家难以比拟。”贝德高说。交通之变只是中国巨变的一面。2002年至2004年，他在新华社做俄



贝德高（左）在新疆体验维吾尔族传统乐器弹布尔，感受中国民族风情。受访者供图

语高级编辑，在新闻编译工作中听到了中国社会的多元声音，也见证了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当时我在北京自己开车，两年时间开了2.2万公里。参观首都的名胜古迹，能感受到浓浓的历史感。”贝德高回忆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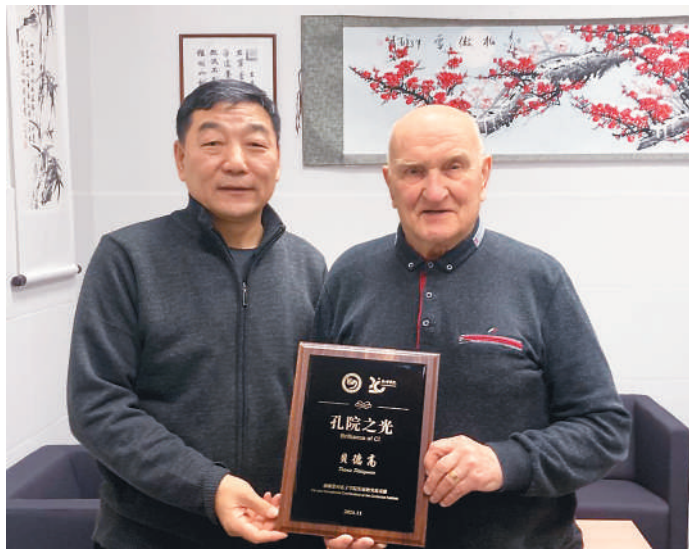
深耕翻译 遇见“精神知己”

在新华社做编译时期，贝德高密集地使用中文，对这门语言的理解比过去更深、更细。想起此前在拉脱维亚教中文时的难题——学生没有专门的汉拉工具书，只能借汉英、汉俄词典拐弯弯理解词义，他萌生了编纂一部汉拉词典的念头。2002—2010年，贝德高历时8年潜心编纂成《汉语拉脱维亚语大词典》，由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共收录汉语词条5万余条，成为波罗的海地区第一部汉拉双语词典，解决了汉语和拉脱维亚语人名互译难题。凭借此词典，他获得了拉脱维亚政府最高奖“三星勋章”以及中国政府“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此后，贝德高又编纂了《精选拉脱维亚语汉语—汉语拉脱维亚语词典》，出版《我的中国日记》、拉脱维亚语《唐诗选译》等书。最近几年，他进一步选译宋词、元曲。遇到生僻字和难解的典故，他会请何东过来讨论，两人查找资料、对着诗词背景一起琢磨。也是在读诗、译诗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位“精神知己”——唐朝诗人元稹。几年前贝德高遭遇亲人离世，彼时他正在译元稹的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句写尽思念的悼亡诗，让他感触到跨越千年的相通悲怆。“中国古诗词的魅力在于，诗人的情感能

跨越时空引发共鸣。翻译最难的就是把这种感觉传过去，让拉脱维亚人也能感受到。”他说。从大使馆到通讯社，从编纂词典到译介诗词，贝德高一步步走进汉字背后那片广阔、深沉的土地。中国的社会变迁、历史厚度与人文温度，是他几十年来一直在读的书。

“在波罗的海之滨点亮中文灯火”

当记者问，教师、外交官、编辑、翻译当中哪个角色最舒服？他想了想说：“当老师非常有趣。和学生在一起，人会变年轻。”2011年，华南师范大学与拉脱维亚大学合作创办拉脱维亚第一所孔子学院，贝德高应邀出任拉方院长，初创期独自承担筹备、招生、沟通等大量工作。



二〇二四年世界中文大会上，贝德高（右）获颁“孔院之光”致谢铭牌，与拉脱维亚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何东合影。受访者供图

2004年，孔子学院总部（今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启动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统筹选拔、培训、派出与考核，让一批中国青年志愿者分赴各国孔子学院、孔子课堂，走上大中小学讲台。贝德高充分肯定这一机制：“中文教师志愿者走进课堂，就是中文语言环境走进了课堂。”志愿者自我介绍，家乡、中国美食、传统文化便被自然带出。教材教学词，而中国教师和志愿者能带来真实的跨文化语境。“我深知孔子学院承担的重要使命——不只是教几个汉字、几个拼音，更要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贝德高说。他把多年来“教”与“学”过程中的种种心得融入日常教学与管理，长期在孔子学院和拉脱维亚大中小学开设中国文化讲座，组织“汉语桥”中文比赛、

得了“2016年度全球孔子学院先进个人”、“孔院之光”致谢铭牌等荣誉以及华南师范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今年9月29日，他来到北京参加“孔子学院日”活动，并作为孔子学院院长纪念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中国有一个成语：和而不同。拉脱维亚也有一个谚语：即使道路不同，也能在同一片天空下相遇。这正是孔子学院的使命：在差异中寻找共鸣，在交流中消除隔阂。我将永远做在波罗的海之滨点亮中文灯火的人。”面向中拉青年，贝德高建议：“在大学里尽量多结识外国朋友，互相介绍各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因为在目前复杂的国际情况下，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理解彼此，加强跨文化交流好处很大。”（樊书颖参与采访）

突尼斯首所华文学校成立

本报电（记者陈静文）突尼斯中华学校于近日成立，成为这个北非国家的第一所华文学校，首批报名学员超150人。据悉，突尼斯中华学校隶属于中突文化经济协会，获得了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孔子学院、突尼斯教育部及突尼斯市、苏塞市等4座城市市政府支持。该校面向当地华裔、法裔和本土家庭提供中文学习和文化交流平台，设有核心中文文化课、中华才艺兴趣课，并将策划文化展演、中外游学、

夏令营等特色活动。通过对接国内外中文教学资源，该校已携手龙之门教育·北京四中网校落地双师课堂，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教学，未来还将与当地多所大学、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开展合作。突尼斯中华学校是法国小熊猫学校的第七所分校，首任校长由法国小熊猫学校校长、世界青年学校校长联合会主席罗坚担任。此前，法国小熊猫学校已在法国6座城市开办分校，此次跨地中海拓展至突尼斯，旨在依托成熟办学经验，推动学校朝着标准

化、正规化、专业化、信息化、多元化稳步发展。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突尼斯（古迦太基）自古便是连接亚非欧的商贸要冲。中文教育在此落地，延续的正是这条古老商路上的人文交流。“我们愿以中文为桥，播撒中华文化种子，让当地华裔子弟守住文化根脉，也让更多喜爱中国文化的突尼斯孩子获得学习中文的机会，帮助突尼斯朋友读懂中国。”罗坚表示，“期待广大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携手同行、跨越山海，当好文明互鉴的使者，让华文教育之花在全世界绽放。”

七百多年前，波斯人如何啃下中文与中医

艾森

在700多年前的波斯，一名希望理解中国传统医学的波斯青年、一名双语翻译、一名中国学者，怎样共同完成一次跨语言学习和专业输出？一部波斯文医书记录了他们如何读懂、译好中国医书。14世纪初，波斯伊利汗王朝宰相、史学家拉施特主持编译了《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以下简称《珍宝书》），这部波斯文著作译介了丰富的中医知识。拉施特本人是医师出身，并不会中文。为完成这项工作，他搭起一个“中国学者授课、双语译员协助、波斯青年研习语言与医理”的工作班子，成功把中医药知识译为了波斯文。据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副教授、波斯语学者时光校注本所译《珍宝书》序言，拉施特曾询问中国儿童怎样学习文字，得到的答案是先接触数字图案，再读礼数、文字和行为处事的入门书，然后读其他书。但拉施特没有这样慢慢打基础。他挑选了一名具有医学与逻辑学基础、勤奋好学的年轻人，让他跟随一位中国学者学习中医药知识，并安排通晓语言、善于文书的“舌人”（翻译）协助，要求他“学习包台（当时波斯文献中对中国的称呼之一）的文字与语言，努力学会他们的术语”。1年后，这名青年掌握了所需的汉语，参与进《珍宝书》的编译工作。用今天的话说，这是学中干、干中学。《珍宝书》序言首先概括性地解释了汉字的构形，介绍了部首与意义的联系：某些矿物名称用金字旁，与树木有关的字用木字旁，与液体有关的字用水部。正文部分编译自多部中国医学名著，其主体部分为宋代医家对中医脉学歌诀《王叔和脉诀》的评注本译文，同时临摹了《太极图》《河图洛书》《九候图》《内境图》等图表，并通过引用《素问》《难经》《甲

乙经》《病源》等作品中的部分段落讲解了“三部九候论”“阴阳学说”“十二经水”等古代中医学理论。在这部分，存世抄本当中，作者用红色墨水以波斯字母转写中文词条读音，再以较小黑色文字标出波斯语释义。时光统计，这类释义超过500条。例如，脉诀“口干饶饮水”一句下面，不仅标注有波斯语释义，还用波斯字母转写了每个字的中文读音。这就好比一个中国人学英语，抄下“book”这个单词后，在旁边注上：书（词义），布克（发音）。如此一来，波斯读者就能把中文字词的读音和含义联系起来。从“齿、咽、喉、肘”到“桂皮”，从“铜人经”到“气乃精神”，一字、一词、一句，都是这样一点一点细致注释的。以上这些史料，为研究14世纪初的汉语语音提供了珍贵材料。譬如日本学者远藤光晓通过研究《脉诀》波斯译本中的汉语转写，出版了《元代音研究》。而我作为一名从事中伊医药交流史研究和中国典籍波斯语翻译的伊朗学者，读到这些密密麻麻的批注时深有共鸣，不断学习和思索着一个中文字词怎样记音、一句中医歌诀怎样解释、一个陌生的术语怎样进入另一种语言。今天，我们翻译中国医学典籍时，仍然需要把词语放回原文语境，反复查证其含义，再斟酌波斯语的表述。700多年前，那位波斯青年为了读懂中国医书而学习中文。他的经历提醒我，学习一种语言，往往始于对具体知识的兴趣；而把一个词、一句话解释清楚，本身就是让彼此相互走近的工作。今天继续翻译这些典籍，我也希望波斯读者能够循着准确的译文，更深入地理解中文和中医药所承载的思想与经验。（作者系伊朗汉学家，西南大学研究员、医学博士）

泰中“订单班”：

泰国“中文+职业技能”培养复合人才

泰国教育部职业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沙雅·德切赛日前在曼谷接受专访时表示，期待进一步推广泰中“订单班”和泰中联合培养模式，扩大相关专业对清洁能源、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半导体等未来产业的覆盖，培养面向未来的技能人才。10月15日至17日，沙雅参加了在中国天津举行的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据他介绍，泰中职业教育合作紧密并取得具体进展。双方还开展“订单班”项目，构建起由泰国职业院校、中国教育机构与在泰中资企业组成的三方合作模式。沙雅认为，中国在职业教育领域

同设立了中泰语言与职业教育学院，依托这一平台推进中文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合作。沙雅说，通过“中文+职业技能”等项目，学生不仅提升了中文水平，还获得了符合中国标准的职业能力证书，覆盖电气、新能源汽车、机电一体化、电子及数字商务技术等专业。双方还开展“订单班”项目，构建起由泰国职业院校、中国教育机构与在泰中资企业组成的三方合作模式。沙雅认为，中国在职业教育领域

一直走在前列，特别是在推动职业院校与高新技术产业供应链链接、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标准走向国际方面。泰中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基础深厚，他希望双方继续深化互鉴，携手培养更多技能人才。沙雅表示，培养面向未来的技能人才是泰中职业教育合作的共同目标，期待此次大会能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新起点，让更多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育人成果。（据新华社曼谷电 记者赵彩琳、常天童）